

1041



▲ 同盟空軍特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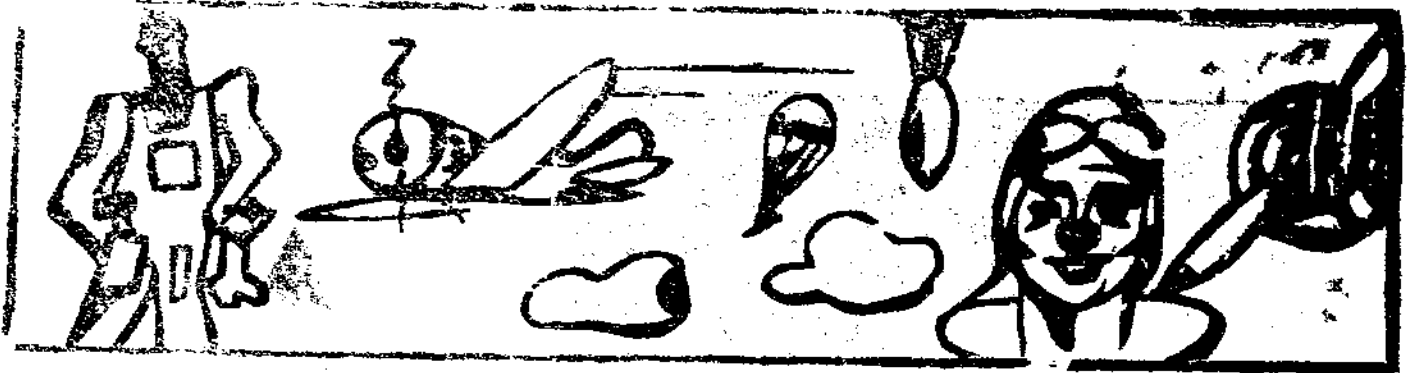
3174



中國空軍

三期六卷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同盟空軍特輯

展開空中攻勢

字 宙一六一

中國戰場：五月的出擊

洞 庭一六三

轟炸枝江洋溪記

陳培基一六五

遠東戰場：首征海南島記

美·B·艾特金生一六七

美空軍第八魚雷轟炸隊

季雲譯一六八

歐洲戰場：柏林夜襲記

美·J·麥唐納一七三

蘇德戰場：意志力

蘇·V·凱特林斯卡亞一七六

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蘇·A·馬特外恩柯一七九

北非戰場：一個空中勇士在北非

微雲譯一八二

空軍宿將林偉成

行 空一八三

東京廣播恫嚇蘇聯

龔儀宣一八五

翼下的黃昏(散文)

雲 鷗一八六

你們(詩)

蔣庭彬一八八

父與子(中篇連載小說)

血 軍一八九

封一

呂 熊

中國的空軍

第三卷第五期

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簡

副社長：諸 祖

主編人：陶

編 輯：鄧 餞

術編輯：呂

總經售：鐵 風 出 版 社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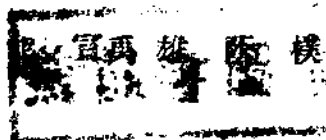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登



展開空中攻勢

宇

在重疊分明的今日，親者高舉了正義的旗幟，共讎其仇，而仇者也挽緊了臂膀，力圖掙扎；這一場血戰，具人性靈賦性衝突，是光明與黑暗的角力。

如果說北非之掙扎是戰局的轉捩點；那末羅邱最近的商談必能指出這轉捩的趨向。

趨向為何？是盟國人所熱烈討論的主題；進攻歐陸嗎？擊潰日本嗎？抑或同時並舉呢？縱使時間上有先後之分，但擊潰整個軸心殆無疑義。

在沒有明白盟軍進攻動向之前，我們的估計是：盟軍必將展開空前未有的空中攻勢。

試一檢閱報章，連串於驚人戰績，已歷歷在目了。

北非機場，是昔日軸心空軍的基地，用以轟炸盟國的護航隊及馬爾他島；可是現在已成了盟國空軍的基地，以之轟炸敵屬各地。

義大利是軸心最弱的一環；從弱處獲得進攻的立足點，是戰略上必要的措施。

所以盟機連續不斷地轟炸西西里，撒丁，及亞平寧半島南端的重要機場港口等，出動的頻繁，恐怕是現階段戰爭中最猛烈的一役。且英國官方已表示了即將轟炸羅馬；英機撒下了無數的傳單，以「盟國空軍將掩蔽義大利之天空」作標題；促義大利余求和平的人民及早注意。

誠然，西西里撒丁兩島是盟軍渡過地中海的跳板，是

軸心空軍的前進機場，我們要一如在北非的行動，抓過來作為我們空軍前進的基地，再由此跳板登上歐洲大陸。

五月二十日盟國空軍擊毀了敵機一百十三架，第二日又擊毀了敵機八十六架，其他給鐵道工廠港口油庫等的破壞更無法計算；這僅是兩日中的戰績，是整個盟國空軍戰績中的九牛一毛，是偉大空中攻勢的序曲。

在德境，其情形也是相同的，東西夾攻的空中攻勢，就實現了。英美蘇在戰具上獲得了合作，在技術上戰術上也獲得了合作；而英美機群的「番轟炸」收效更多；柏林多特蒙德，魯爾區，法國北部，經常任盟機鎗斃；荷蘭而摩尼與伊沱雨水堰被炸毀後，洪水氾濫，使其工業幾全部停工。

在遠東，緬甸的敵人一直在挨炸，太平洋的西南與東北，盟機的活動是時緊時弛，倭寇正忙於還手。

中國，這進攻倭寇的基地，近來可報道的動態也特別多。

駐華美十四航空隊，不僅擁護有美國人的部隊，留學美國的中國戰士，也有一部分參與了。留學美國的中國空軍人員，是根據租借法案而選派的，每年有一定的數額，所以美國代中國訓練的飛航員，是與時日一樣的加多了。他們不但學會了很好的技術，還帶回了衆多的精良的器材。



美十四航空隊近來最精彩的戰績，要算廣州（五月八日）昆明（五月十五日）兩役。

廣州之役，擊落敵機二十一架，天河及白雲機場均發生大火。這兩處是倭寇在中國越南緬甸及西南太平洋從事空中活動的中心，美機投下四十噸炸彈，將機庫燃料庫修械廠及工廠跑道等破壞無餘，濃煙烈火，百里外都可望見。

這是出其不意的奇襲，所以敵機攔擊非常遲緩，反被擊落了這機多，而美機僅損失中型機一架。

昆明之役，是倭機想報復五月八日的恥辱，以大隊機羣來犯，不意美機早有準備，即起飛攔截，結果業經證實被擊落的敵機為十五架，另有十架也有被擊落的可能。

除此，五月二日的湘塘大規模空戰，也是足資記述的。敵以五十架戰鬥機來犯，而與之應戰的美機，僅及三分之一，首先戰於零陵衡陽間，後又纏戰於洞庭湖的上空，敵機被擊落七架，美機僅損失一架。

雖然，美十四航空隊的勝利，是中美人員合作的結果，論功行賞，中美各占其半；可是正在養精蓄銳的我空軍部隊早就眼紅了，日夜盼望的斷殺機會既已到來，所以馬上連日出動了。

五月十九日出擊枝江洋溪渡河的敵軍，戰果豐碩，敵機不敢應戰，我機僅一架未歸。

五月二十一日出擊江蘇敵軍，轟炸目標均發生大火，敵機又不敢應戰，我機全數安全返航。

五月二十七日，由長長國偏岩方面，並以低空掃射，下午，應勢對候，對長國方面高級司令，部及車馬，均命中目標。兩次都未遇任何抵抗，全部安返基地。

五月二十八日，我機又突臨宜昌上空，投下炸彈多噸，均命中目標。

邱吉爾在美國會演說有這樣的話：「對德空中攻勢，將更積極繼續進行。」美國將參加對日之空襲，以符合重大戰略。」我們看了邱吉爾這一席話，又檢討了最近的空戰記錄，益信規模宏大的空中攻勢即將展開。

現在我們的期望是——

(一) 蘇炸東京：假使歐洲方面即時開闢第二戰場，不克同時以相當的兵力進攻倭寇，終末不能讓倭寇坐大，最好的辦法是不斷地轟炸東京，假使先解決倭寇，然後進攻歐洲，更應該不斷地轟炸東京。

現在阿圖島的戰事已成尾聲，負隅殘敵，短期內當可肅清。這是最接近日本的美國領土，可利用該島上倭寇所建築的機場轟炸倭土；盟軍的收復該島，自然有最重要意義。可是如何實現這計劃，如何繼續地去轟炸，還需要最大的決心，我們希望這決心早日實現。

(二) 積極援助中國：據華盛頓五月十一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聲稱，一九四四年美飛機生產可達十四萬一千七百萬磅。又據倫敦五月二十二日路透電，過去十二個月中英轟炸機的產量增加了三倍。飛機生產的數字既這樣驚人，那末以相當的數目援華，自然沒有問題。同時，地中海的海運重開，對印度運輸已有了不少的困難，這是收復緬甸的好機會；如果緬甸一經收復，則援華的路線就迎刃而解了。

五月三十一日

五月中的空軍

洞庭

石榴花開的五月，象徵着熱烈與英勇，我空軍出動的次數也就頻繁了。

自從敵人在鄂西發動了攻勢，沿長江西岸竄擾，我空軍抓住了這機會，協助陸上部隊不斷地出擊，目的在擊潰這一股敵軍。

十九日，出擊枝江及洋溪鎮兩個渡口的敵軍，消滅了敵人的結集部隊。

担任使命的是東海轟炸大隊，由志航驅逐大隊掩護進行，所以志航大隊作了前驅，以便掃蕩敵人的隱匿處，消滅敵人的障礙。

可是敵機不敢應戰，逃匿得無踪無影。因為敵機最近在海湖灣內吃了不少的敗仗，敵機的膽子被打它，使它惶恐萬狀。

志航大隊自編隊以來，一直保持了最高的紀錄。這一次，在空中找不到射擊的對象，便祇有集中火力向地面掃蕩。

敵人的高射砲有氣沒力地擲着，像歡迎他們的禮砲，也像絕望的呻吟。

他們不斷地俯衝掃射，對着正在渡河的敵船，隱蔽敵人的森林，以及暴露在天下的敵方物資。

他們正在殺得痛快淋漓的時候，東海大隊疾馳而來了。立刻彈如雨下。黑煙沖天，線在機關槍掃射不到的角落

裏的敵軍，又給扔在死亡線上。

作戰須有充分的準備；尤其要注意平時的準備，不忽略小處；我們的空中部隊是無時不在準備作戰的，所以一得到命令能及時出發，完成任務。

當東海大隊達到敵區上空的時候，敵人似已從夢中完全驚醒過來，因此高射砲的響聲也高漲了。

陳××本來分配在預備隊，可是在出發的時候又爭先即刻起飛的機會。他他把機槍的火力更集中起來，便去轟炸員去參加射擊，而把轟炸的職務加在自己的身上。

到了敵人的上空，高射砲彈在青白的天空裏鑽着一團團的濃煙，他在那些濃煙中穿梭，巧妙地避開了破片。

忽然，他的機子向下墜；他知道，這是高射砲激動了氣流，這氣流影響到機身，所以有這種現象。可是他並不大意，關了油門檢查一下，證實了一切都很完好，又打開油門恢復了平穩的飛行。

他那鎮靜的態度，臨危不懼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在××，他們還表演了一幕盲目飛行。

他們發現了前面有一大堆雲塊，一定要穿過去。長機指示了角度與速度，僚機跟一點左舵或右舵，一瞬間就打開了障礙。

飛行時發生障礙，常是出人意外的；有沒有把握克服這些障礙，全在平時有沒有精良的訓練。作戰是繁重的任

務，要遇事小心，時時使用技術，軍中是不許可有疏忽的，空軍更不許有一絲半毫的大意。

他們返航是在下午三時以後，因此被許的敵人第二天又上了一次當。據敵人的估計：我機返航時既不早了，一定停留在前進機場——梁山，所以大清早就來一個偷襲，滿以為可以順心應手。殊不知我機早已識破了敵人必有的行動，所以沒有停留在梁山。而抵遂××，使敵人消耗了許多炸彈，撲了一個空。

二十一日，志航大隊攜載輕便炸彈，出擊宜昌。

宜昌駐有敵軍的高級司令部及軍火倉庫，還有相當數目的敵機。志航大隊在十九日的射擊並沒有過足癮，敵機的逃竄給他們留下了不痛快，所以這次又衝進敵人的大門。

可是敵機還是不敢拋頭露面，早就跑得精光，「志航」的戰士們又沒有找到戰鬥的對象。這樣，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地面，炸彈扔下去，敵軍的高級司令部軍火庫全着火了。再繞至郊外，對準敵重要工事又是一陣猛打。

炸彈投完了，戰士們心頭的怒火還沒有消除，於是連續地俯衝，向那些目標狠狠的掃射，返航時，他們回首檢視，各自都均發生大火，塵埃冲天。

這一次，他們除了收穫戰果外，還有附帶的進益；當他們出發不久後，天候轉趨惡劣，他們在雲層中穿過，在兩柱邊繞行，表現了極優良的技巧，那種沉着切實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二十七日，我空軍出動的飛機更為浩大，以配合陸軍向前線進發。

是日上午，我機抵達長陽備戰，當時一股敵軍正

北渡清江，與我陸軍部隊發生激烈戰鬥。我機即向敵陣投下如雨般的炸彈。我陸軍士氣大振，猛烈衝鋒，敵便敵軍死傷狼籍，向後潰退。

同時另一股敵軍與我陸軍對峙於偏岩的東南，當我機君臨上空時，敵軍恐慌萬狀，躲在隱蔽物下，不敢射擊，而我方陸軍，則興奮之至，歡呼若狂。當我機投完了炸彈，即乘機衝鋒，展開白刃戰，殲敵無算。

這一次戰鬥，陸空的聯繫非常成功，兩處都收獲了宏大的戰果。

是日下午一時半，我編隊機群再度出發，目標為長陽方面敵高級司令部及其運輸工具。猝不及防的攻擊，敵方一切目標均暴露在外，我機按照計劃從容地投下了炸彈，命中敵高級司令部，并毀多數車馬。

這一日的出擊，驅逐機多於轟炸機，準備與敵人作一次空中決鬥，可是敵機又不敢應戰，原來所謂「武士道的精神」不過如此而已。

二十八日，我轟炸機編隊，由編隊機掩護，突臨宜昌上空，投下炸彈多顆。

敵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前線，以為我機的活動一定只限於前線，所以完全沒有準備，高射砲微弱的呻吟，好像在死神的手裏掙扎。

因為這幾次都收獲了豐碩的戰果，所以三十一日，中美空軍又聯合襲擊宜昌，擊落敵戰鬥機三十一架，并炸毀敵機場內敵機多架。

五月是我們空軍出動比較頻繁的月份；現在，隨著戰局的轉變，敵機已經有計劃的展開了大規模的空中攻勢，我們的空軍，行將配合這一行動，以掩蔽天空的機羣，重奪地盤擊敵入。

連以炸枝江洋溪記

陳培基

一大羣肚子的神鷹，日夜不斷的展開着它們的翅膀，在淺草如茵的機場上，靜立着等待着我們神勇的夜軍戰士出發，給萬惡的倭寇送定心蛋去。

太陽還躲藏在東山之下，才射出幾道光芒到天空，表示它快要跳上山頂樹梢的時候，神鷹們忽然狂吼了一陣，大地為之震驚，人們都感到十分的興奮。早餐過後，小卡車戰車和油車，都在機場活躍起來，各作自己的任務；隨即一批批的空軍戰士，昂首挺胸高視闊步地走進機場，跨上神鷹，使你看見了一定暗到三國時候的關張趙，和水滸傳裏的武李魯，他們那英勇的氣概，恐怕也不過如此吧！一位小個子的飛將軍，他的下巴看去很像明朝的朱洪武，他站在領機約百公尺距離的正前方，揮出司令官的神氣，手裏拿着紅白旗，對準時間。先用白旗一揮，神鷹都吼聲如雷，再用紅旗一揮，神鷹便一隻一隻底高飛越舉，浩浩蕩蕩向東飛去。

快到太陽燦爛的午時，神鷹忽然飛回來訂。有人莫期其妙，其實稍懂軍事常識懂得戰術戰略的人，一點也不會奇怪的。

「×鐘以內，掛彈、加油、吃飯、即刻出發！」高又大的總站長，在戰車邊走邊喊。傳達命令。這時我們地面工作的同志，以最敏捷的手段，完成最緊急的工作，使我們的神鷹迅速連令起飛。因此我空中戰士的氣勢更加壯大起來，直向目標奔去。到達枝江洋溪上空，那該死

的野蠻兇狠的東洋小鬼，在地面胡衝亂闖。那能逃出我神鷹銳利的視線，即對準目標，都下大批定心蛋，把他們一羣羣底狗命，送見閻王去了。

當天我神鷹回到×站機場休息。到是這天東洋小鬼死得太多太慘，因此激起了倭寇的愧恨，就在第二天清早，派遣一大批的笨鳥，來炸我們的機場，企圖報復。誰知大撲一空，我神鷹早已由×站安返基地。這才是「燕雀安知鴻鵠志」。

大隊部會議廳的壁上把最近同外間黨義和球類競賽獲的新錦標，掛到國父遺像和主席總裁肖像的旁邊，顯得格外的精彩奪目。室中用台神擺成一排，上面舖上整潔蔚藍的竹布，擺設些中西茶點，使人一觀便猜想到有什麼喜慶，而發生歡愉的快感。這是轟炸枝江洋溪後第三天的早晨，季候雖是初夏，可是「天暖氣清，惠風和暢」，無異陽春。

當時對正指著×日的時候，所有空中鬥士及一部份地勤人員，都穿着整齊的軍服，更顯得精神飽滿，氣宇軒昂。魚貫而入，挨次就座。濟濟一堂，真是一幕「羣英會」！

「各位同志！」一個中等身材，皓齒明眸，臉如瓜子的某空軍少校，他是這役總領隊，站在主席的座位上，打着高槩子說：「此次我們轟炸洋溪枝江，憑我們大無畏的精神，和不辭任何勞苦的毅力，達成了任務，安全返防，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慶慰的一件事情。今天特備茶點，邀大

家制這裏來開座談會同時檢討這次任務中間經過的一切得失，作我們下次任務的參考。希望大家盡量發表意見。

坐在主席右邊的態度很溫誠的左政委主任，隨即報告他在這役中的工作經過。大家聽了，很是敬佩。坐在主席左邊，這次擔任副領隊的X隊長，也報告了這次所得的經驗。這位隊長，確是一位英俊有為的青年，個子長得很勻稱，看他那副清秀的面孔，誰也不會想到他是一位山東老鄉。他說話的態度不急不徐，口齒清晰，表現得很有修養。很早老練的神情，真是一個典型的青年。他把這次寶貴的經驗報告完畢之後，特別提出回航到站剛落下機場時一段趣話，他說：「下機以後，我常乘電梯：『誰能即刻繞機場跑三週的，發洋一萬元。』當時有張郭兩位飛將軍，毫無遲疑的向張答道：『我能』。我佩服他倆的體格真棒。」引起滿座的一陣歡笑。

徵求

徵求下列二種雜誌，不限期別，以最近二年以內者為限，報酬請自定，應徵者請函本社轉達前途。

Model Airplane News

Air Modeler

接着，擔任飛行的、轟炸的、射擊的、和運、訊的連續不斷的選出了他們的卓見，其中有說得很嚴肅的，也有說得幽默的；因此全場的空氣，時而異常的緊張，而充滿愉快，繼續達三小時之久，大家毫無倦容。

「時間不早了，請你也說幾句吧。」主席笑臉低聲對那坐左邊隔了兩個座位的政訓主任說道：「政訓主任站起來道：『使我覺得對各位有無限的敬佩，同時也覺得異常的興奮；因為這次各位充分表現了忠黨衛國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獲得戰果豐碩的成績，且全部安全返防，又增加了本大隊的光榮，相信未此精神繼續奮鬥，將來必能收穫更優的成績，和更大的戰果。所以這次座談會的意義，不僅是慶祝這次的勝利，同時也是預祝將來更大的勝利。』至是，主席叫大家起立，高唱國歌，就於歡歡對歡歡聲中散會。

首征海南島記

美·B·艾特金生

最近得到一批新銳的 B-29 重轟炸機。第十四航空隊在五月四日這天發動了美國飛行員在中國作戰以來對日本的最大轟擊。首次出擊，第三〇八轟炸大隊便成功地炸毀了海南島薩瑪灣的機場、倉庫、軍事設施、油池、和機房。

這同時，這一地區的老手們——第十一轟炸中隊——飛著他們親切的 B-29 轟炸了海防的船塢和軍事建築。緊隨在這些轟炸的長行列之後，一大隊 B-29 雲集在海岸上，等待日本人的抵抗。這抵抗却是太兒戲了，以致美軍的戰士們得以掃射了海防的河內鐵路上的兩列火車。

在今天參加任務的飛機總數並不在飛機的大小和所投爆炸彈燃燒彈的數目。這一次出擊是從越南西南部這一處美國飛機場出動過的最大最猛烈的空襲。這是美國建立駐華空軍力量並擴展其活動範圍的第三個具體的證明。

美軍這次空襲曾經對日本海峽時間。轟炸機將情報和參謀人員大量的工作。雖然不可能說出來損害的精確統計和日本人死亡的數字，然而極大多數的炸彈都落在目標地區之內却是顯然的。薩瑪灣的日本飛機場一定受到極重。三兩炸彈被看見穿過機房。其二落在跑道的中央。另外一些炸彈擊中一座油庫，爆發起來，濃重的黑煙瀰漫了天空。

烈火在據推測為棚廠、倉庫、和營房所在地的區域到處燃燒著。

且不說這次空襲對日本西南太平洋供應線的破壞如何，人們對第三〇八轟炸隊首次任務的成就却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一大隊，在這封鎖區內事實上一直是自己支持自己的，他們却猶如新近離家不久，一切瑣細的美國生活習慣都依舊保留著。有些孩子仍然有美國香烟和成包的口香糖。這些對於他們成了無價的財寶。他們的營房井然有序。他們在一種嚴格的軍事狀態中行動。他們已經獲得了一種「熱切敵敵」的命名。

雖然人知道他們曾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仍須在戰鬥飛行中表現他們的才能。因為巨型的 B-29 將要在日本領空飛行很長的一段時間。日本戰鬥機和高射砲火的強烈抵抗是難以預料的。人人都認為第三〇八隊這第一次轟炸是令個艱苦的經歷。但是，不知道是日本人完全吓傻了，還是他們那地區的物資太少，祇有不多幾架日本戰鬥機被見到。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近我們，並且不作抵抗。高射砲很快樂地飛在最高而的一架轟炸機中。雖然這旅

(下文多往第一八〇頁)

美人的三軍第第八魚雷兩田車及炸隊

季雲譯

這裏有一篇記載到去年中途島戰役中三十個美國官兵襲擊日本艦隊的事蹟。這是由唯一得慶生還的格伊少尉傳述出來的。

「……該隊魚雷機十架架於探定敵軍西邊路線後，立即進擊，不待何種掩護協助。雖飛機上電訊傳來片段報告，且悉若干敵機曾被擊落，惟該隊於此役中給予敵方全部損害情形或將永不得悉，因此十五架機無一飛還港。該隊官兵三十人中，僅格伊少尉一人生存，彼機於被擊落以前曾以魚雷擊中敵母艦一艘云。」

美國海軍部在九十七期公報裏便這樣替第八魚雷隊寫下正式的詩文。要不是僅存着的格伊少尉得慶生還傳出這件英勇犧牲的壯烈故事，世人所能知道的，也許盡於此而已。

第八魚雷隊的實際成就在軍事意義上說來雖很重要而不是有決定性的。這事發生在沖途島戰役的第二天，那時日軍的攻擊兵力還差不多依然完整。第八隊發現了已經失蹤幾小時的敵軍，便向敵人航空母艦猛烈攻擊，瓦解了敵人整個的兵力，使幾分鐘後趕來的俯衝轟炸機得以從容襲擊。

第八魚雷隊故事的重要性不在於獲得了軍事的目標，而在表現了他們執行任務的壯烈精神。這事說明了一個美國海軍高級航空人員怎樣從國內各地集合了英勇的青年組

成一個戰鬥單位以保衛祖國。這事說明了一生長花和平安全中的青年怎樣冒險參戰，在自知必死的危急時候怎樣慷慨赴難。

一九四一年的秋季海軍少校華爾宗奉命組織一個魚雷隊，於是第八魚雷隊開始成立。在這一隊裏的大多數人還未出生以前，華爾宗便已當普海軍軍官了。起初他只有很陳舊的海軍飛機，他將隊員是由海軍訓練機關在他們剛習完飛行課程以後便送給他的，很少能像上尉歐文斯一樣有經驗的，（他是洛桑磁一個木材商的兒子，已當過六年海軍飛行員。）也少有比得年上尉穆爾的。（他初進海軍當水手一直升進軍官的地位。）歐文斯為人態度安詳而認真，是華爾宗第一得意的僚屬。穆爾由於他的身子得着「鹿鹿」的綽號，是個極其敏捷的軍官，如他在后可以參戰，他的工作係應該由個人來擔任的。華爾宗看出穆爾是一個生成的教師，便派他經常給隊員傳授課。穆爾很愛他的工作，隊員們都喜歡他，差不多和尊敬華爾宗一樣。

還有少尉狄茲，是個極其高大的一個，他會操幾種木廠裏工作過。某一次，在戰爭激烈進行當中，第八魚雷隊由母艦載着經過太平洋戰線，在緊要的時候，大家便圍着狄茲。狄茲在皮椅內隊員們的注意，說道：「諸位先生，我曾聽說這個團體不知道製造盾板的藝術。」於是從伐木起直到最後成品止，他滔滔不絕的談論這一種藝術

經過兩點鐘之久。從此便規定了經常的黎明講話。

少尉伊溫斯便作法律講話，他離開了哈佛法科學院後加入海軍，是這隊裏博學多識的人，雖然他的父母叫他做沒出息的皮爾，隊員們卻稱呼他是「老先生」。

少尉里森，諱說「愛麗」，生得漂亮纖秀而善感，曾在上海約卅一家保險公司裏當過職員。少尉木爾因他有善喜的銀白頭髮，被人喚作「白毛」，是隊裏的寶貝。據說他能夠在雞關上面睡着。在他未睡的時候，總是帶着微笑，別人因為他愛睡常常打擾他，他反覺得很開心。

少尉於伊譚名「特克士」，因為他在特克士十干大學住過三年半。那所學校曾送了許多學生到軍隊裏服務。格伊在一九四〇年離開學校加入陸軍飛行團。團裏的軍醫認為他的心臟不健全，在做了六個月的築路工作之後，他又去應試，但是他們和他說，他永不能當飛行員。然而一年以後海軍部却認定他是一個可以作飛行軍官的材料，他於是進了海軍航空學校。一九四一年十月他作了軍官，又一個月後加入第八魚雷隊。

這些便是第八魚雷隊裏的飛行隊員。「船老大」——這是他們給華爾宗少校的稱呼——以作父親的樣子待他們，他們也盡力的報答他，他帶他們早間和午後各飛四小時，還要值班四小時。他使他們牢記着有一格工作要做而時間總嫌不夠。當環境情形不大順利的時候，他和他的潑潑可愛而帶規矩的夫人常給他們一種熱鬧的聚會。如其缺少運輸工具，他們還能用「船老大」的大汽車。當「船老大」提起近來嚴重的困難情形，這些青年們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說就這很多，裝備不夠，缺少軍火甚至作操練用的魚雷。又說鄉間的農民抱怨他們低飛練習放射魚雷把牛駭得

來擠的奶汁都是酸的。彷彿他們的牛奶的甜味必須和民主精神一同保存似的。但是幾個月後他們卻拋下這些小小麻煩的事體，而出發去攻打敵人了。

可是在戰爭中時間表也不能固定，第八魚雷隊第一次嘗到作戰的滋味還須在幾個月後。每天早晚他們都在艦上的準備室裏等上幾個鐘頭，希望敵人出現。下午的時間便用來聽講，裝滿了更多的戰術知識。他們是有準備的，他們的機子也是準備着的。真敵人自己該面罷！

七月三日晚間，這隻母艦在彗星燦爛之下蜿蜒地開行，第八魚雷隊的飛行員都在準備室裏。離開了根據地幾天後，他們很有理由覺得在這次航程裏他們終歸要達到「船老大」訓練他們的目的，參加實際的行動。那天清晨巡邏機看見一枝強大的日軍分隊五隊向中途島行近，當天從中途島起飛的空中堡壘向他迎擊，有兩隻船着了火。

在準備室裏「船老大」把一份附有他自己的訓詞的攻擊計劃書交給他的孩子們。訓詞上面這樣寫着：

「只有一句話告訴你們，我覺得我們都已準備好了。我們的訓練時間很短促，我們曾在最嚴重的困難之下工作。但我們確實已經竭盡最大的努力了。我敢說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可算得世界上最優秀的分子。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家遇着順利的情形，倘若不幸事情壞到極點，我願各人都盡力摧毀敵人。只要還有一架機子剩着足以實行最後的攻擊，我也要那人去進攻。祝你們好運道安然降落。」

隊員們對於「船老大」向他們表示的信任都感着得意，但這篇訓詞並沒有引起不適當的興奮。他們依然回復平

時的清道事務。加克蓋雷回到他的房艙裏開着留音機聽音樂。克利姆在他上面的床裏把他雕刻的木果盤刻完了。穆爾念着一本西部平原的小說引自己入神。康庸玩弄着棋子彈盒替他妻子的櫥燈。只有格伊爲着明晨可能發生的事體表示關心。因爲他是駕駛軍官，不得不忙着替他的伙伴們把地圖印好。

第二天六月四號晨早三點半的時候，第八魚雷隊的隊員們又聚集在準備室裏，等候黎明緊要的關頭。他們走進那天天花板很低四壁都是白色鋼板的小房間裏。先把眼光向着傳真電機上面三尺見方的銀幕一瞧。從下面的電機裏映出最近接到的消息：四架巡邏機在夜半一點鐘的時分趁着月光向中途島附近一枝日軍放魚雷進擊。他們齊向舒適的皮椅坐下，拖出他們的航行地圖，把前面黑板上分行記着的事項，如像風方，航路，速度，視界，露點，最近的陸地等等一一抄了下來。可是傳真機依舊寂然無聲，不一會兒大多數的人都推着椅上的扶手鈕以便和平常一樣半躺在椅上等候着。本等怎樣緊張這時都發覺了。

黎明後，宣布船隻安全，「船老大」讓他們解散了。剛比和往常一樣呻吟道：「我餓了。」他們便到食堂裏進早餐，康庸照樣煮了一盤大豆，煮得其餘的隊員也照常和他開頑。到了八點鐘太陽高照着晴空，他們大半都回到寢室。剛準備好飯後休息，播音機卻高聲叫着要他們注意：「全體飛行員快到準備室報到。」他們走進準備室看見傳真機幕上現出新的消息：「中途島今晨被日軍轟炸機襲擊。」那時各人忙拉出椅子底下的抽斗，木頭匣裏發出沙沙的聲音，隨後又是一陣騷亂，他們拿出頂盔，手套，手槍，還有獵刀，那是「船老大」爲防強迫降落在叢林中特

他們預備下的不可少的傢伙。於是他們動手抄下黑板上記着最近的飛行事項。

傳真機忽然又竊答作響。大家都把鉛筆停着。舉眼望着幕上現出的消息一字一字地念着：「敵人的艦隊已被發見在可攻擊的距離以內。準備九時迎擊勿失。」經過一會兒幾乎屏息的沉默之後，鈴聲又沙沙的作響，飛行員們都把最後各項情報記在飛行圖裏。播音機又發布命令道：「飛行員們，駕機。」隊員們默然起立，「船老大」向他們訓話道：「我想他們會改變航線。你們如果校正航路，不要以爲我迷失了，只消跟着我來。我總會領你們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急忙離開準備室，爬上椅子到飛行甲板，一句話也不再說。

格伊在未爬上梯以前先走進病房捧了一副止血器塞入衣袋裏。他們走上甲板的時候，他們的機子已經整齊齊地排列好了。機器忙亂地動着，發動機的吼聲掩蓋了他們的腳步聲音。在每架格拉斯機腹下繫着一個白頭子的魚雷。（飛行員們都喜歡把牠叫做頑皮的孩子）他們看見這些魚雷，暫時把日本小鬼忘却了，因爲他們從來不曾帶着真的魚雷忽從甲板上飛行過。所以當他們爬進座位時，想到所攜帶的重負反而比他們要把牠帶給的敵人更顯重些。鯨角吼道：「出發時允許有十二分鐘的耽擱。」那時「白毛」木爾爬上機翼向前在他前面應該首先起飛的格伊叫道：「特克士，倘若你要試試風向，我倒要試試重雷呢。」到了九點十二分，起飛的命令傳下了，倘若再說別的話也就消失在那旋動的馬達聲音裏面了。信號着指揮着偵察機驅逐機轟炸機逐一飛去。最後第八魚雷隊也起飛了，格伊毫無困難地把他的機子升空。

在空中聚齊後，「船老大」領頭，十五架魚雷機照預定的形式編列成隊。每兩架為一組的共有六組，第七組是三架，格伊殿後。「船老大」領導他們以三百公尺的高度飛行。

平靜無事地過了一小時，「船老大」的聲音打破了電訊的沉默：「有一架驅逐機尾隨我們。」他看見的確是一架巡邏機正在大約一千公尺的高度飛着。牠顯得不甚注意地飛過了，可是「船老大」和他的孩子們都知道牠大概已經發電警告艦隊，他們必然會遇着鬼子的驅逐機即來迎接。

他們繼續前進，飛行也依然沒有發生故障，後來最後一組多秋茲那一架機子上面的馬達開始噴油。風窗弄得迷糊不清，「層板」——這是狄茲的綽號——探身出外用一塊破布來揩拭。一面把操縱桿捏在左手裏。無意中他的操縱桿按着了桿上的發射電鈕，放出八九顆子彈噠噠地飛過阿比的機子。阿比立刻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便抹着前額，假裝嚇着的樣子向着「層板」怪笑，「層板」也顯着哄然大笑的神氣。

從他們看見小鬼飛機以後差不多又一小時的光景，望見地平線外兩股黑烟。「船老大」把機降低，大家也隨着他降下。這時他們保持着魚雷射擊的高度機聲吼吼地向前推進，幾乎掠近水面了。他們衝過了地平線，看來彷彿全部的小鬼艦隊展露在面前。他們辨認出前一日着火的母艦和巡洋艦，總共有三隻母艦，大約六隻巡洋艦和十隻驅逐艦。果如「船老大」所料，這些船隻是離開中途島慢慢地開行着的，母艦上載着顯然正在加油和重新武裝的飛機。「船老大」立刻打破了無線電的沉寂把報告通知母艦，說

明了位置和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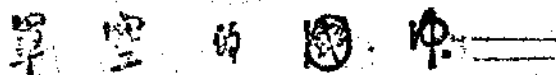
於是「船老大」和孩子們一直等候着的行動真與開始了。船上開放了高射砲，平射砲開始放射出爆炸的砲彈。原在母艦上空環繞着等候他們的大約三十架敵機齊向下俯衝。但是「船老大」並不注意他們，他發出信號叫孩子們跟着他開足馬力前進。

零式飛機衝着他們盤旋而下，第八隊裏殿後的砲手便開火了，機關槍發出驚人的聲響，偶爾夾雜着敵機上面比較響而爆發較慢的砲聲。到了他們飛進敵艦八里以內的時侯，他們便陷入敵船的火網了。

當第一架機子沒入水裏的時候，「船老大」顯然忘記了機內的通訊鈕，只聽見他向後面座位上的無線員多布問道，「那是敵機不是？」要是「多布」回答，他的聲音也不會聽見，總之這不是小鬼。這是第八隊裏首先落水的機子。

第二架機子落下的時候，格伊機子後面的無線電員沃丁頓說道：「讓我們回去救他罷。」格伊囑道：「到地裏去。我們還有別的事要做呢。」後來「船老大」也着上了，他的油箱着了彈，機子突然冒火。格伊看見他站起來想要出去，但沒有用。海浪沖洗着他的起落架把他和無線電員多布一起掀帶下去了。

敵艦的砲火越來越兇，平射砲指着他們前方的海面放射，砲彈濺起來的浪花都挨着他們的機腹了。高射砲的濃烟布滿空中。第八隊的魚雷機一架一架地落下。因為他們飛得離水面這樣近，要是撞着石塔也會把牠碰碎呢。格伊看見周圍的情況猛然回想起幼年時代有和道彷彿的情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從快艇上面把橘子殼拋入水裏。現在他又記起這件事。只見那些機子擊中水面便不見



了。

格伊在側面一架機子，前面還有一架在他的機頭下。他把機頭降低，看見是甚麼機子，卻不見了。他向左邊一望，那架機子不見了。這時只剩了格伊的一架機子。「船老大」的「有利」戰術地位已沒了。「事情果然壞到極點了」，「這機子只剩下一架機子以實行最後的攻擊。」格伊現在已不能記起那時是否「船老大」的訓詞確實又浮上他的心頭，但他已看見「船老大」的螺絲釘，他決意「回去進擊。」

無線電員洪丁頓的聲音又從後面的座位傳到他的耳朵裏。說道：「他們打着我了。」「你傷重麼？」格伊問道：「還不能動？」沒有回答的聲音。格伊把兩眼離開波浪，看見洪丁頓的頭靠着座艙已沒氣了。他剛掉轉頭來，覺得左邊一閃劇痛。他的前克上面的洞已使他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把螺絲掉掉在左手，撕開袖口，用拇指從傷口擠出一顆機槍彈，似乎這是值得保存的東西，他把它拋放入衣袋裏。在他發覺安全皮帶已經把衣袋口緊緊關閉着的時候，他便把這顆彈含在口裏。

他跳着舵，使他的機子滑過避開敵機，直向着「船老大」撞出那隻母艦的。母艦急向右轉想避開他的魚雷。他也向右掉轉，對着左方船頭。他按着電紐放雷，卻沒有影響。顯然這電力放射的裝置已被打壞了。因為他的左臂既中了彈沒有甚麼用，手掌的傷又痛的厲害，他只好兩膝挾着操縱桿，用緊急槓釋放魚雷。這時他離開那母艦不過八百碼，和水面很接近。他想滑過船頭。當他飛過飛行甲板的時候，看見小鬼船員們四處亂跑躲避他的機子。他往上直升正要掉轉回來，四架敵機向他衝下。一顆機槍彈打壞了他的舵，他便落入海裏，離敵人的母艦不過四

分之一英里。

海水沖開了蓋門，機子開始往下沉。他打開了蓋門又升到水面。那時他聽見他的魚雷擊中敵人的艦艇爆炸的聲音。一張黑色膠皮坐墊和一隻膠皮艇浮在他旁邊。分明是小鬼的槍彈把繫着的皮帶擊斷了。「特士克」恐怕敵機再俯衝掃射他，便把坐墊頂在頭上。兩隻巡洋艦從他旁邊經過，一隻驅逐艦將他沖下去。船上的白衣水手們望見他了，跑到甲板旁邊把他指出來，但他幸而無恙。大概十分鐘後本國艦艇上的轟炸機帶着「船老大」關於日本艦隊位置的情報，盤旋而至。在他們投完了彈的時候，又來了許多架。小鬼的艦隊十分混亂，母艦上正在加油的飛機大多數還困在甲板上。這轟炸機俯衝了兩小時，把載着的炸彈向着敵艦一隻一隻地送去。

第八魚雷隊在第一次戰役中十五架飛機完全損失，所有的隊員只有一人生存。牠們盡了牠的責任；在此次大戰中首先摧毀了一枚日本艦隊，牠並且阻止了母艦上加油的敵機趕不上起飛作戰。要不是「船老大」和他的忠實的孩子們猛勇進攻，敵艦上加油機子也許趕得上再飛到空中使這戰爭轉敗為勝。

第二天黎明，小鬼艦隊裏未沉沒的船隻一個一個的飄起走來，只剩下大片的油跡。格伊既感困乏又因吞海水生了病，懶懶地讓他的膠皮艇飄浮着，也不願他燒壞的腿，裂口的左手掌，和強傷的臂膀。六點二十分一架巡邏機飛過地線，裏面的飛行員望見了油跡使艦艇而下，向救生船裏的人揮手揮手又飛得不見了。「特士克」知道牠還要執行巡邏的使命，也不介意。午後二點半牠又回來了，把格伊帶到中島去醫治。

格伊回到美軍，身體輕了三十磅。他獲得休息和時間，把他的經歷告訴他從軍以前認識的朋友們。他盡力安慰死去的同伴的父母妻子。他現在回到西岸加入新近成立的魚雷隊。他知道或許還要再到太平洋裏攻擊小鬼，他相信他知道要得勝利的究竟是誰。

赫林復襲記

美·J·麥唐納

(本文為英籍人員參加一月十六日英機空襲柏林之役後寫成之戰鬥實錄，原載紐約時報雜誌二月七日號。)

當你的飛機正在裝了兩噸的高度爆炸彈和大量的燒夷彈而待起飛的時候，你是可以隨時開玩笑的嗎？飛機場管制室的命令從無線電話傳達到來，告訴你該起飛了。我們聽到駕駛員的聲音：

「好吧，D就代替端納。」——飛機的呼號代表字母。他回答他在起飛了啊。

這時候一切都寂靜得奇怪，因為大飛機的四個雄偉的馬達在怒吼着把飛機捲離地面，牠的聲音震耳欲聾。駕駛員，他卻有很多的工作，他要很小心地把飛機操縱而使牠升入高空，很平穩而安然無事。要是在出發空襲起飛之時，不幸失事，飛機和他所攜帶的貨物——炸彈，爆炸起來，不特全機的人粉身碎骨，同歸於盡，而且飛機棚，營房，工廠和其他的一切，都遭受魚池之殃。

飛機完全離了地面，牠在用牠所有內力量，掙扎而爬上高度。第一件事情你會聽得的，就是領航員指點着駕駛員的聲音：

「羅安尼 航線一一五度。」

當那架岸然偉大的機器慢慢地一直爬上高度的時候，一切怪沉寂的。

飛機已經操縱得很好，平穩地飛行前進。我們聽到機員告訴駕駛員每分鐘螺旋旋槳的轉數太多了。因為天氣的

變化能夠影響到機械方面，結果使得飛機的速度增加或者減少。當飛機逐漸向前邁進，而到達一個敵人佔領區的上空，必定要預先計算清楚，及時取得正確的高度，時間不能夠差錯一點。因為根據情報的通知，在這時候或許會遭受敵人夜間驅逐機和地面高射砲火騷擾的麻煩。

那駕駛員、機員和領航員，他們大家距離得很近，但又似乎隔開得相當遠，關於飛機的高度，速度，馬達的性能，航線和氣溫等等，我們聽得到他們互相交換各人已經知道的數據。那時候外面的空氣差不多在零度下許多度，要預防抵抗凝結冰，否則會破壞了空速，並且飛機有失事的可能。像英國皇家空軍人員所說的特別名詞「冰」。

這問題解決之後，各人安定地飛過單調的長途北海而對着德國飛去。這時候各個槍塔的射擊士經常不斷的向着外面周圍瞭望，準備應付敵機前來。駕駛員仍舊很忙碌的向上爬飛，機員有談着他恩愛的馬達。那領航員呢？他拿着鉛筆和尺在重複複雜的圖表上面迅速地測量計算。通信員在調整着波的長度，聽！靜聽着。……

在這樣單調的當中，他們似乎想找些談話的時間了。可是，無論如何，上中部的射擊士忽然會插入報告：

「敵人向夜間驅逐機距離我機右方只有半哩啊！」

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們在暗影的圖形中辨別各種飛機的嚴格訓練。那時他已經發現到一架梅塞斯密特一〇九式驅

透機而發出警號。馬上大家沒有談話。那巨型的「蘭開斯特」的駕駛員命令每個個人：

「往外面注視着！」

忽地裏飛機幾乎垂直的俯衝跌入了很深的雲層，顫動得使人發昏。沒有一會，牠又恢復了平直飛行。繼續的向前進行牠的使命。牠已經成功，這套捉迷藏的把戲，牠畢竟贏了一着了啊！

領航員和駕駛員通着話了。他使得他的方向儀和駕駛員的儀板上調整着，他音開地說：

「喂！船主，對着航線九十一度轉！」

歇了一會，駕駛員回答着：

「對啦，航線九十一度。」

這時候，飛機已經在於德國上空，成直線的飛向柏林。

「我們昨天晚上在軍營食堂的射擊玩意兒多麼呀！」

前座機槍的射擊士說着。

「那個傢伙，他的名字是什麼，有一個X的，叫做麥克斯光，他射得多麼好。太妃要他來，他確實好得很和……」

正在這個時候，那「蘭開斯特」忽地向左邊俯衝下去，牠右邊的一架英國飛機，因為受了地面高射砲火攻擊，破片直接敲着牠所挂着的高度爆炸彈和燒夷彈的貨物，在半空中爆炸起來了。

「D代替端納。」

俯衝避開這猛烈爆炸的危險吧！歇了許久，駕駛員的聲音從耳機裏聽着了：

「那是我們的一架飛機啊。」

另一個聲音說着：

「你知嗎？我嗅着有些汽油燃燒的氣味哩！」

「奇怪！我也嗅着了啊！」第三個人也聲音這樣說。

這時候，飛機距離目標地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了。前座機槍的射擊士從槍塔爬下來，進入機頭旁邊投彈員的坐位，對着準器瞄準，添作着他全副的精神，把手按着電鈕。當他輕輕一按的當兒，那送給敵人的禮物——大量的高度爆炸彈和燒夷彈馬上就會放下去。飛機的駕駛員是很忙碌的，他左上右落高低起伏的把飛機變換着，通過地面上的高射砲火網。飛機橫斷的飛過目標地，像一匹烈馬般跳躍着，當牠的四千磅的炸彈投了之後。

再後一次，當你橫飛過下面血紅地毯似火的的時候，

投彈員很忙碌地按着電鈕，把燒夷彈繼續放下去。這樣，「蘭開斯特」又轉向別的方向去，再投擲大量燒夷彈。

在這段過程之中，每個人都靜默着，一句話也沒有。靜默得異樣。終於這種靜默給投彈員打破了，他唱出來：

「船主，炸彈都送完了！」

過了一會，只是聽着那領航員急促而冷峻的聲音，他和駕駛員說：

「校正航線……：……度」

而駕駛員又這樣回答：

「對啦，航線……：……度」

飛機離開柏林相當的遠，取各種不同的高度飛行，在空氣稀薄的高空飛行時候，必須把養氣袋來維持呼吸的。如果飛機到幾千呎以下而不需要養氣的供給時，各人才可以把面具略為移動。

熱情而又輕鬆，聽得機成員在充任飛機裏頭的臨時管

事哩。他高聲的喊着：

「那個可要喝茶嗎？」

不約而同的渴望的聲調回答：

「我要啊！」

機械員通過機艙的各處每人遞給一個熱水瓶的茶，兩
個橘子，兩三塊的巧克力。茶點吃完了，他們開始大談空
襲的情景。砲火怎麼樣高呀？柏林上空的天氣是像着什麼
呢？其他種種的情形，彷彿一隊足球員和另一個勁旅對抗
，經過一場惡鬥而與高采烈的議論情形一般。

出乎意料的，駕駛員的聲音打斷了衆人的話與，他

說：

「左邊有敵機，向外注意吧！」

牠是一架敵人的夜間驅逐機嗎？是不是呢？所有的眼
睛都注視着遠處的一架飛機一兩分鐘之久。然後，中上層
的射擊士慢吞吞地說：

「是我們的飛機吧——一架蘭克。」

一會子談話又普遍的恢復起來了，一個年青的小夥子
，他在一個晝昏的時候和一個女孩子撒了氣，他現在又把
這個題目來做談話的資料。他賭着咒，要是不輪到他出發
去轟炸的話，他第二天晚上就和她好了。這一會子，有
些哼着頂時髦的調子，從美國到英國幾乎都聽得到。

「多謝上帝，遞支紙菸過來吧！」駕駛員忽地插着

嘴。

「約翰尼，你好嗎？卡西，你呢？士梯夫？……」

逐一問過了。每一個的回答都是：

「OKAY」

最後飛機已經飛返牠的基地，無線電話立刻和飛行場
管制室聯絡起來。

「D代替端納」

現在已經直向機場上空了，可是還沒有到家啊！牠還
得等候回來着陸哩。當着飛機兜着大圈子的時候，沒有人
說話，大家都靜默着。那是因為說話的時間，都爲着飛機
的着陸動作而限制了啊。

在耳機裏聽到飛行場管制室的呼叫聲音：

「D代替端納，取三千五百呎高度吧。」

同時又聽到一樣的聲音指示着：

「X代替麥克光，P代替彼得，No.1代替薩布拉。」

當各機着落，是取各種不同的高度，而且兜着圈子的。

「D代替端納。」

降下二千呎，兜更大的圈子！繼續又降至一千五百呎
，圈子還要大些。最後得着降落的命令了。向着發亮光的
跑道落下來一直滑走着，駕駛員關了馬達，體會着唱着征
戰怒吼之歌九個鐘點，到現在方得休息啊！

各人爬出了飛機，雖是這途飛行，或許感覺着有些疲
勞，可是，沒有一個表現出來。他們打開了毛的飛行衣，
從制服的口袋裏掏出紙菸，互相遞遞了。

他們曾經通過地獄而毫無損傷地又走了出來，使得他
們的冒險生活上平添一頁。

「誰有洋火呢？」

意士之刀

蘇聯·V·凱特林斯卡亞

這件事是發生在雷場上停的飛機比較少，而天天戰鬥劇烈的那些日子之中。每個飛行員一天都要飛好多次，以一敵衆地戰鬥着，用他的飛行技巧與勇敢來補遺飛機短少的缺陷。

在這一天，所有的飛行員都回返了，祇有一個還沒回來。他們在眼巴巴地盼着剛到夫回轉來。他却不來。機械長鮑浦夫抑鬱地呆坐在場子中間，目不轉睛地仰望着那遮蔽着天空的灰白色的薄雲；沒回來的飛機機于是他的。

中隊長來到飛機場上，站在他的飛行員們之中，旁邊是飛機的行列，全都巧妙地偽裝着。

隊員與隊長全都默默無聲。隊長眼裏淚汪汪的，但那也許是爲了注視天空太久太認真了的緣故。

「已經一點過七分了。」有一個

仍然不見阿利夫的蹤影。

突然鮑浦夫發出了一聲驚叫：

「他來了！」

飛機雖然還很難得看見，但鮑浦夫的視線却已經穿過白色的雲霧辨別出了一個很小的銀色的斑點。

「他回來了！」

隊長急忙扭轉身去擦了眼上的淚水，然後眯着他的眼：

「一點十六分。」

這架飛機好像發狂燒似地戰慄着。現謂，它是越飛越近了；他們能夠看見它是在如何地搖擺與顫動。它在下降落，準備着陸，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却在顛簸着，驚躍着，就好像是由一個技術不良的飛行員在萬分艱難地駕駛着往前飛一樣。

在這架機子瀕死地無助地扭扭過去之前，阿利夫總算是完成了三點落地。在這種關頭，照理阿利夫是應該像通常一樣跳出座艙來的，他却沒跳。

「請醫生來！」中隊長跑到飛機跟前時簡短地說。飛行人員與機械人員都跟着中隊長跑了去；鮑浦夫是第一個。到飛機跟前，並且是第一個注意到那被子彈洞穿的雲霧與扭曲了的尾節，——此時他不但捨念着這架機子，甚而至於還不得不拿出專家的眼光來看這架機子。他跑到翼面上去，繞着，繞着。

在這半小時以前，阿利夫曾想過了戰機對抗三架敵人戰鬥機的作用。他祇有一種超越於他們的優勢——他的勇氣。其所以能拚命一下突擊而幹掉了一架敵機者，就是這種勇氣。那架法西斯飛機在火燄與烟中尾旋着向毀滅而去。

「那是第五！」阿利夫喊道，就好像他這聲音能穿過隱隱響入聽得的見似地。他的意思是說：這是他獲勝的第五次。他被戰鬥的狂熱迷住了。第六與第七正在向他而來，但他却充滿了勝利的自信心，一直地向他們

充

「一、二、三——好吧，沒關係。我們可以打一下。」

「現在你很容易警戒了！」他用高到頂的聲音喊道。

他立即進入了最劇烈的戰鬥中；翻上，翻下，為場地叫着，像一隻黃蜂似地纏繞着那兩架敵機，並且向它們注射着鉛丸。他也受到了苦頭；他

覺得震動。於是，他的肩膀上及手腕上都受了傷。一顆子彈打得輪盤碎的一聲；另一顆子彈打的一聲擦着他的前額從他面前飛過。他曲折飛行以避

免射擊；但被強烈的求勝慾望所驅使，一再地衝入戰鬥中。他是年輕氣盛，決不肯却退的。他沒想到死；他活着，為了要活着他才如此熱烈地投身於鬥爭中。在他，生命的意義就是勝利與英雄的飛行及為人民服務的

速率；這就是他的正義，他的真理，他的技術獲得了勝利。他是二十三歲；手、腦、與神經都精確而敏捷地聽從於他的意志。

「得，第六號了！」他向敵戰鬥機一頓衝去。他們在互相突擊着。「他是不會硬撐下去的，他現馬上就要

翻之乎也了，」他重複着說，阻止他自己的飛機開的本性願望。那個法

西斯蒂先躍了。阿利夫向他送了一排槍，但，同時比眼見還快地感覺到第二架敵機緊迫在他後面了。肩胛骨上一下刺痛，疼得他慘叫了一聲。他的頭暈眩了。他狠狠地咬緊牙關。他

覺得恢復過來。那第六號的敵機拖着一個烟尾巴在很快地從視界中逝去。現在祇剩下一架了。「現在是勢均力敵了——廢話！」——他驕傲地一下子向下飛去，免得敵機老是咬着他的尾巴不放。

另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口腔中，一陣慘痛使他的雙手從操縱輪上油開；這架飛機就翻了過去，急速地下墜了。他盡力地把它改正了過來。他的嘴裏充滿了血，血噙咽着他。另一排機槍搖撼了這架飛機；並且有兩顆子彈打中了他，在脖子上與胳膊上。現在兩隻臂都受了傷了。輪盤染污了。但

是戰鬥還沒完結。敵機仍在。阿利夫忍着疼痛，爬着。切望復仇，勝利，與生存的心驅使着他，驅使着他進入最後的決死鬥爭中。

祇在那架法西斯飛機失去了操縱的手，拙劣地墜直俯衝下去時。阿利

夫才向四下裏望了望這忽然空蕩了的

天空，並且突然憤怒地驚呼。他感到非常之孤單了，許多地方受了傷，因流血過多而虛弱得很，疼痛疲倦，飛機損壞得很厲害，而油箱裏祇剩下了很少的一點點汽油了，又正是在敵人佔領區的上空……被他擊

了的那架第五號及那個第七號正在下面燃燒着；第六號正拖着烟尾巴消逝。而他那架雖然壞得很厲害但很忠實的飛機却仍然是為他所有。在他那受了傷的身軀中流着生命之血及他的意志。在這遼闊而空虛的天空中，沒留下別的。但在那遠遠的所在，在那東方的地平線上，藍天有他自己的國土，也是受了傷，像他一樣，却仍然是意志堅強；並且他必須拖着他自己和這架破碎的機子回返那親愛的國土——不管那架破機子的價值如何，他是必須得把它拖回到來的……

於是他就朝着他國土那方的駛去。其害並沒飛了很久。他是十二點起飛的，這遭過敵人之前大約過了有十五分鐘；他想，戰鬥是持續了七分鐘至十分鐘之久……他向天上瞥了一眼，知道中午過了還沒有好久。但

……

阿利夫却覺得好像過了好幾個鐘頭似的。並不確切地是口腔疼，背疼，手疼，肩膀疼；而是全身成爲一個整個的可怕的疼痛，就好像沒有一根探針能夠探出疼痛的所在來。而這種疼痛的，是需要一種超人的力量才能支持着他坐住；支持着他的眼睛睜開，去看那些有關輪盤與機翼所顯示着的一切。

他盡量地爬高，以便設若汽油用盡時，他可以有一帶使飛機四降的機會。但他在高空裏，他的心臟跳動得如此之快，以致成爲迷途的了。血往頭上湧，耳在鳴，這也真是痛苦萬分。他覺得非常難受，把眼一閉，把背往後一靠，但他的背後被癢了一下子般地搔了起來，他就又傾向前來，把他的胸膛靠在輪盤上。「我算的算死了嗎？」他突然想道，這個念頭不再像是生疏的了，好像以前就有。現在，它的含義即是安靜，即是從疼痛中，從他的頭暈的成覺中，從他嘴裏凝結的血塊中，以及從其力乘操縱飛機中，得到了解脫。

「瞎扯！」他想喊叫，但是他發不出一個聲音來。他勉強地直起身子來，俯身向下邊望了望，看見飛機的煙囪閃爍的光。他自己揣想：「我是在火線上呆了。」他就轉航向那乳白色的煙霧籠罩之下的自己的機翼駛去。

「我必須把所有的疼痛全都忘了，除了駕駛而外什麼也不想。」他決定了，而且好像很有把握似的。疼痛離開了。飛機飛得很平而且很安定。祇是地面漸漸隔斷了，漸漸模糊了；天空好像無生意地穩了色，黯淡了；而所有的動作都遲緩了，都不是他自己的了。

阿利夫失去了知覺。這架飛機曾被地面上看見。敵人的砲手趕緊跑到高射砲筒前去。白色的煙球在這架飛機頭斷的飛機尾圍繞着。

當飛機被一下爆炸震得向一邊猛一歪時，阿利夫這才發覺他是被射擊了。他把傾側改正過來，並且掙扎着他的眼睛注視了前面的一切，曲折地飛行以避過砲彈。但是，支持他的眼睛睜着是越來越困難了。最容易的是把眼一閉，在最後一次致命的尾旋中去與他的死相聚會。「是的，那是我想要的。」他向他自己說，而驚可者就是死它自己。他閉上他的眼，並且放棄了輪盤。……他讓自已享受了片刻的超脫了一切的快感。然後，這個念頭——這架機子怎麼呢？——像一根針似地刺着他那如墜五里霧中的腦神經。在這架老機子中仍然是有生命的，他滿天可以把它修補起來，再送它出發去作戰。……他的戰友們一定正在機場等待他，而且決不離去。……正如他像不會辦法去過一樣。

一直等到最後一架戰鬥機歸來。「不！他還不能屈服——無論怎麼樣！」他運用着巧妙的飛行技術使法西斯的飛機難以瞄準。他那不屈的意志把他殘餘的微弱精力聚集起來，並且把它導引到越過火線於返原防的操縱上。爆炸開的彈片擊中了機骨。另一塊飛機座艙刺穿了他的腿。阿利夫對於他這新的創傷是完全漠然視之。現在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他是要把他機子帶了回去。機翼雖然被遺棄在後面了。在他下面，飄着他自己的國士了。

飛機又搖擺起來，似乎要失速下墜。阿利夫閉了一下眼，但又睜開來，探尋機身的方位。他找到了，就駕着他的機子向機場滑了下去。

現在他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了，祇是意志在支持着。而這意志是比死更強有力。這位主人的意志把發動機停閉了，向機場滑下，並且完成了很適當的三點落地。

醫生找出了十七處傷，三處是致命的。「我簡直是一點也不懂，」他說。「在這種情況中，他本該不會能夠飛行。」

但是阿利夫的戰友們懂得；並且脫下他們的飛行盔來，靜默地站立了幾分鐘。
(李東林譯)

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會議在學校中舉行，由集體農場場長領導開幕，他簡短地敘述：集體農民們已經建議管理局接收購機的金錢，所以會議上必須使這個困難獲得解決。他推薦剛才由區中心到來的同志報告。

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一次還沒有的勇氣討論關於農民購機的事；目前，當這種購買變成行動的長光，對於他乃是有了另外的重大的意義；這道他考慮許多往昔未曾想過的事。似乎對於他立刻出現了：不僅是最近在他經營農場里發生，並且於遠處為的火線上，及火線的那一邊，在他所喜愛的敵人佔領下的祖國土地上發生的一切。

來自區中心的同志說到坦波夫的集體農民的倡導，做了其它各州的集體農民的模範，又說無戰爭，紅軍、蘇聯人民替拉朋特·彼得洛維契起初非常注意地傾聽，後來他自己所想的就更多更激烈些；於是他不聽見

也不看見什末了，整個地被自己的思想吞了下去。

他推起了許多事——烏克蘭，他的家鄉，勃爾塔夫辛·親切的村莊，三十二年前他打那兒走了出來。雲的天容顯出了碧色，粉白的茅舍，嵌在櫻樹跟成叢的枙索的巨大的楊林之間，微笑着，村莊的背後——廣袤的原野，倘若你走過去，再新立着；周遭無盡無邊地茂生着谷物；彷彿小草。

這可愛的村莊，卑劣的敵人刻下正在踐踏它，踐踏了它的土地，踐踏了百花繁榮的莊園，並且用他自己的惡臭的呼吸污濁了天空。

現在將更悲慘地莫斯利，講到進攻紅都的法西斯徒衆的潰敗。此則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將好幾好幾見了莫斯科：街衢上的運動，火線上與工作中的人們的努力，使能感覺到所謂堅強的意志，而聯想到祖國的偉大。

當他聽到報告者的話語：「祖國

蘇聯·A·馬特外恩柯

依舊滯留於危險之中，敵人正瘋狂地侮辱我們，企圖把我們變成奴隸，所以我們應加強紅軍的力量，投向前線！——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似乎覺得：這是祖國的呼聲。

——消滅卑劣的敵人，用所有的一切援助親愛的紅軍，——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的話，——費拉朋特兒子的三個女婿均在首線上殺敵；如果需要我，我也得去。

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覺得這批他袖口，給親一下，才知道是隱居。那人微笑著說道：

——你怎麼會這樣，不聽我說話，彼得洛維契，梭羅亞斯基如何對你呼求的？——現今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才察出：梭羅亞斯基站在桌子旁邊，桌後則坐着主席，盯住他。

——丙之，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梭羅亞斯基問，——為了購機，我已寫下了一千五百盧布，也呼求你追隨我的先例。

——我？——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發言，——他的臉上現出驚奇的顏色。——你是徒勞的，呼求我；至此刻為止，我從來不等待任何的呼求。

他向主席：

——飛機的價格怎樣？

——各有不同，有值十萬，十七萬，以及更昂貴的。——主席回答他。

——就這樣請寫上我，——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停止住話，在智慧里試驗什末，努力打破包圍着他的四周的波動，拉長了聲音說：

——倘若有如如此的可能性，我願意獨個兒購買一機，捐出十萬。

會議頓時沉寂了下來，大家盯住他。

——是的，十萬，——他復述。當人們由會議四散走出的辰光，隣居走近了他，惶惑地問：

——難道真的你捐獻十萬？用它們可以買一羣牛？

——可以買一羣牛，確實地，也足夠買一架飛機，希冀它是飛機。

——妻子將嘮叨些什末呢？——隣居探根尋底地問。

——她準嘮叨些相同的話。

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沒有估錯，他的妻子馬利亞·塔拉索扶娜確是說些相同的話，並且還補充點：

——或許，我們在火線上的兒子們定會知道，他們的父母業經爲紅軍盡了本份，我們是不羞恥的。

全部旅程上，當他由集體農場乘車進城的辰光，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感到一種完成責任後的喜悅，甚至嚴寒與稀有的冷風阻撓他，騷擾他亦是良好的。

跟他同行的梭羅慶斯基一路咒罵着：——什末樣的道路！真的是道路嗎？一切阻礙着，堆積着，馬的腹部會陷入雪內，行走不動。

——咒罵也是無益的。費杜爾·彼得洛維契，——梭羅慶斯基諷刺地羅慶斯基，——雖然石塊從天幕上落了下來，雖然你希冀的實現了，一樣的要趕路，必須趕路去買飛機。

梭羅慶斯基沒有作聲，反格外兇惡些地喝馬匹，皺皺額頭。然而在車廂內，當他們駛近城市的時候，他，——直朝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述着，——似乎是在跟旁人談天，不望他，只瞧着窗外的什末東西。

——辦不到飛機，不過無論如何我應該辦到。

——關於什末？——梭羅地瞧着朋友，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問。

——這是關於那些，辦不到飛機，我說，弄不出來。就是坦克吧！……他沉默了一會，——就是坦克，小坦克，……必須曉得，它價值若干，買坦克也好。

城市快樂地迎接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廠長，哥羅瓦吉請求他售賣飛機的，毫不驚奇他的企圖，對這點，哥瓦吉表示滿意。

——廠長，你仔細察看，廠長同志，你準備供給那一等的貨色？

——願逐機好嗎？

——好，正合我的觀點，——哥羅瓦吉高興地喊叫，——我需要他，爲的挺快，爲的驅逐掉全部的法西斯病症。

——要在機身上題句麼？——廠長探詢。

——怎末？——集體農民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答捐贈史城前線。——請照此寫上。

——可以。——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於去選擇



飛機之先，業經穿越了工廠的各單位，細聽所有的生產機械，和工人們談天。在停放着一些製成的飛機的廣場上，他久久地行走於機器（指飛機）之間，掃視它們，撫摩它們。窺視座艙；末了，佇立在一架彷彿最美麗最堅牢的前面。雖則一切的飛機皆是被許多相同的努力而可愛的人手做成的。

第二天集體農民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哥羅瓦若，把飛機轉交給了紅軍。

我本想向飛行員傾訴很多的話，但是不能夠，祇說出一句：「蘇濱西期氣能，別憐恤強盜，帶着勝利飛回來。」那時我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哥羅瓦若像父親般地吻了飛行員，便這樣分別了。飛行員坐進了座艙，升空了，我追着注視它。注視它，它從高處對我搖搖翅，狂吼着衝上天空了。

他是願後、寬肩、微彎弓背的人，樸實的集體農場的養蜂者，他在祖國之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他遣送自己的兒子們入了紅軍，捐獻了用自己

的光榮的勞動得來的財富，在他壯健的臉龐上，深刻的皺紋間，顯着嚴肅的寧靜，微閉的眼睛內閃爍着幸福及快樂，他剛剛才讀完手中拿着的報紙，那報紙上刊載了拍給他的電報，還電報的末端，寫着：「史大林。」

他寫給我——費拉朋特，彼得洛維契說，他的聲音由於興奮，幾乎震耳欲聾。——紅軍說不會忘記你的捐獻。這個電報？我絕對不會忘記我的孩子們，孫子們，也不會忘記它。我們全體為祖國而捐獻！

（薛牲生譯）

首征海南島記

（上接第一六七頁）

途是漫長而疲勞的，但當我們來到目標上空，穿過掩蔽我們的雲朵，發見清明有著陽光的天氣的時候，我們的航行却是美麗的。那是這樣一種日子，人享受著生命的快樂，特別是當他坐在一架強固的轟炸機內安然返家的時候。

B-24 是一種保證安全的戰機；四座發動機的吼叫是一種使人疲倦的聲音，而氣流拂過座艙的銳鳴則是一種令人愉快的聲音。

當我們橫過河內以及薩瑪灣日本機場的時候，也當我們經過那些據說日本高射砲工作成績頗為良好的島嶼的時候，那是非常之緊張的。但是我們的空襲畢竟成爲十個美麗的夏季旅行，在中國沿海富庶之區的上空穿過雲空。座落在柔和深藍的南中國海上，海南島是一片美景。所不幸的是敵人把牠佔領了，所以我們必須用爆炸彈把牠拯救起來。

在投擲了一些東西留給日本人對我們的紀念以後，我們越過東京灣首途返家，對於敵人抵抗力的薄弱感到異常之高興。我們漸漸卸去我們養氣面具，我們的救生帶，最後是我們的保險傘。

雖然第二〇八大隊首次出任任務頗爲幸運，孩子們的熱切與果敢却使弗羅里達州米安密域的買克金尼中尉沒有回來。這事實有力地表現出來，在我們一出發的時候，他的發動機之中的一座就發生了故障。他繼續藉其他飛機一同前進，但是在返航途中汽油告罄，因而不得不在遙遠的東部一座美國輔助機場上降落下來。

美國駐華空軍的實力，因了第三〇八轟炸大隊派遣到這里來担負任務，已經顯著地增強了。安諾德將軍去冬來華之行產生了高度爆炸性的果實，我們可以把牠投擲到敵人的身上去。

（龔建宏譯）

丁字空軍中將勇士在空戰

原載成都英文日報五月十三日號

徵雲譯

爲戰場北非戰場上的一樁顯著的

奇志勇事蹟，國王曾把維多利亞十字勳

章獎給英國皇家空軍一隊輕轟炸隊總

一個中隊長。他經過若干次的勇敢襲

擊軸心國的飛機場而在北非陣亡了。

受勳者是H. G. 摩爾金代理中校。

官方對這援助事蹟的褒揚是這樣

宣佈的：

這位軍官在北非指揮一個輕轟炸

隊，在那戰場上遂成着他的任務。他

有指揮和領導能力，幹練而且勇敢的

奉行最高的命令。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奉

命去襲擊比塞大機場，利用雲的掩蔽

，低空編隊飛行。可是距離目標二十

哩的天空，已經變爲晴朗，但摩爾金

前進着，他都知道這樣前進而沒有掩

護是危險的。

強烈的抵抗是不怕的。所有的炸

彈終於在機場四周以內扔下了，一架

容克斯53型和一架梅瑟斯密特一〇九

式給他們射落，這還不夠，許多散佈

停放在機場各處的飛機，又用機關槍來

了一個掃射。

後來天氣變化得極端的不利，結

果摩爾金的中隊有兩架飛機相撞失事

，另有一架是給敵人的戰鬥機迫落了

。基於這位軍官領導的熟練和勇敢，

其餘的飛機仍舊安全地飛回他的基地

。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八日他再次

奉命率領他的中隊轟炸比塞大機場

，這回是低空投彈。這其間機場配備

了重兵器的防禦，他們遭遇到極強烈

而準確的對空火力。然而，當他們把

炸彈扔完以後，摩爾金率領着機隊轉

過頭來，用機關槍再來一次的攻擊。

這種戰術的方式，是這勇敢的軍

官對於每次的突擊所採用着的。每一

次的攻擊，無論任務怎樣的困難，無

論對抗的怎樣猛烈，總是收獲有效的

戰果。

最後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四日，摩爾金被派就近協助第一軍作

戰。奉到一道緊急的命令去襲擊周基

附近一個敵戰鬥機的機場。他預料

到，襲擊這樣一個目標而沒有戰鬥機

來掩護——沒有從容的時間計劃配備

會招致某種程度的損失的。不過

他相信這攻擊關係着第一軍作戰成果

的需要，他的職責是很分明的！

他毅然出擊襲擊了。但當他達

成了任務之後，果然不出所料，他的

中隊却被敵方強有力的戰鬥機所截擊

。摩爾金指揮迎戰，控制着他那受着

強壓的中隊而極力地保持着隊形。

因爲敵機的懸殊，一架又一架的

他的飛機相繼被敵人擊落，最後却剩

下他自己的一架了。結果他還是被擊

落了。

摩爾金中校最後的功勳，樹立了

勇敢而盡忠職守的楷模，這正是他日

夕所祈求的啊！

摩爾金中校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

生於蘇格蘭，在此受過相當教育，出

身於克蘭威爾皇家空軍大學，任命爲

飛行員的終身職務。一九三九年九月

晉升空軍中尉，一九四〇年九月晉升

上尉，一九四一年九月晉升少校中隊

長，去年九月任爲代理中校。他指揮

了第十八中隊將近三個月。

空軍少將林偉成

行空

中國空軍少將林偉成，今乘空中堡壘與襲擊西里之柯密索機場，曾受敵機五十架轟
 攻。砲塔射手由軍曹李洪吉(譯音)充任，此為其第十五次參加轟炸。李氏保有空軍徽章，林
 氏生於鹽河城，於一九一七年時在美學習飛行。——五月二十七日合衆電

是盟軍擊西里之戰役，我國空軍少將林偉成氏
 參與了，這一方面表示盟軍重視我國的空軍人員，一方
 面又說明了林氏的英勇與果敢。

林氏是嶺南人，可是沒有嶺南人眼睜深陷的特徵，從
 外表看，別人相信他出生在北國，那高大的個子，長而飽
 滿的面孔，發亮的後腦，都是北方人所具備的條件。不過
 一開口說話，又使人相信他是廣西人，因為說的是桂林官
 話；這大概長居在廣西的緣故。

好打聽，善騎術，因此犬與馬，是他所最愛好的動物
 。他主持空軍訓練業務的時候，常和他一塊兒打臘的，是
 毛邦初黃秉衡沈德慶黃毓沛以及美籍空軍總領陳納德諸
 將軍，每逢星期日，差不多把全部時間都用在射臘上。

當時一位空軍司令官送了他一匹青海馬，高大雄偉，
 於是他很少坐車子，老是乘騎這匹馬，或任意馳騁，或安
 步當車。英雄愛名馬，自古皆然，大概空中英雄也超越不
 過這個定例。

記得從前有人說過：軍人的動作是，靜如處女，動如
 脫兔；林氏在平時，不愛多說話，做事很仔細，一切公務

的處理都要經過自己的檢查，方才放心。不使用疾言厲色
 ，沒有急燥的舉動，比較開暇的時候，就從書本上找樂趣
 。有人說他在辦公室裏，從上班到下班，除了大小便外，
 是不輕易走出室外的；這並不是過火的批評，他確有這樣
 的責任心。

林氏幼年就學香港，一九一七年偕弟赴美學習，那時
 僅十六歲。兩年後，由當時在美習飛行的楊曲逸先生介紹
 入同盟會。

學醫固然能使病弱的中國走上健康之路；可是就當時
 的情勢說，正是北洋軍閥倒行逆施的時候，志士們最急切
 的任務，是擁護革命的主張，建設革命的政府。在此種情
 況下，林氏乃毅然棄醫學習航空。

林氏的身體極健，並不弱於美國人，運動場上常常大
 顯身手，自行車比賽獲過第一名。

二十歲畢業返國，與楊仙逸先生等運了一批軍火，接
 濟革命軍。可是為福建的海關查獲，被沒收了。經幾度交
 涉，都不能退還。那時，蔣委員長及廖仲凱許崇智諸先
 生均在閩，他們一再商榷，便呈請出動，以強硬的手段才

奪回來。

這時，廣東已成立兩個航空隊，林氏任第一隊隊長。民國九年，粵督莫新榮盤據廣州，與革命軍為難，林氏與楊仙逸先生等駕機炸觀音山，因此得以收復廣州為革命根據地。

劉(震寰)楊(希閔)叛變之後，局勢相當嚴重，飛機都集中在黃埔島。這時，林氏又奉命出擊，給叛軍很大的打擊。

惠州之役，林氏駕機參戰，不幸被叛軍的砲火擊傷飛機，墜落江中。林氏善游泳，得免一死，可是同伴二人都不會泅水，所以當他爬上岸邊，自慶得救的時候，又不得不回到水中去救助同伴。等到同伴都獲救了，他已經是精疲力竭，並且喝了不少的泥砂，被人抬至醫院，醫治了很久。

沈鴻英叛變的時候，佔據了兵工廠。就當時的情勢而論，兵工廠實在太重要了，革命軍無論如何不能失去這一個軍火製造所。林氏奉命出擊佔據兵工廠的叛軍，竟能一舉成功，將工廠收回。

後又任廣東航空學校校長；擊刺周詳，循循善誘，深得國父讚許。這時楊仙逸先生已光榮殉職了，革命政府關於空軍建設訓練及指揮的責任，都落在林氏的身上。這其間曾去蘇聯一次，在莫斯科空軍學校居留了一個時期。

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時候，林氏任總司令部航空處處長。進攻湖南寶慶之役，林氏親機助戰，油盡道

降，腳部受傷。當時情形頗混亂，他以為所降落的地點是敵區，做出了手槍，準備自殺，後來才辨明了不是敵區，為我陸軍部隊救護至後方醫院療治。

其後，林氏再度赴蘇聯，任務有二；其一為交涉購買飛機的事情，其二為率領毛邦初黃毓沛楊官宇等氏去深造。這一次出國的計劃，相當遠大，陳濟棠氏也去了，預備在蘇聯公畢後，再赴英法德有所交涉。後來中蘇間發生齟齬，計劃未能一一實現。

民國十七年，林氏又奉命赴法，主要的任務仍是購買飛機。我國駐西南的航空部隊得以擴大，林氏之力也。

其後，西南與中央略有誤會，林氏為避免麻煩計，去香港小憩，可是一住就是五年，是這起初未曾料及的。

民國二十二年，經白崇禧氏函促，林氏回香港，先後任廣西航空學校校長及第四集團軍司令部第一集團軍空軍副指揮等職。

民國二十六年任中國航空公司經理。七七事變後，一直在航委會任要職，主持訓練以及軍機軍令方面重要業務。

本年三月，奉命赴北非觀戰。

林氏的年齡並不大，今年僅四十二歲，可是以經歷來說，是我國空軍中資格最老的人物，門人遍國內；前空軍總指揮毛邦初氏等高級將領，都是他的學生。

四十歲以後，是一個人任事業上最輝煌的時代，我們期待林氏大展長才，對於建設大空軍的功績不斷有更新更大的貢獻。

東京廣播恫嚇蘇聯

龔儀宣

日本劍子手殘殺了美國飛行員，牠說這是「警告」。這一個無人性的「警告」，並沒有使美國人喪失戰鬥的勇氣。我們在報上看到阿圖島上敵軍全部被殲滅時，就不由的聯想到日本劍子手所玩出來的妙想天開的「警告」了，但這一個「警告」已經說明不是日本對美國而是美國對日本。在當白宮傳出美國飛行員被日本劍子手殘殺的消息，一切有人性的國家都很忿怒，祇有同日本劍子手一樣失去人性的希特勒表示贊同。

這個「贊同」明眼人早已識破，並不是出於希特勒的真心，僅僅是強盜夥伴們的相互關照。希特勒既然把日本拉着做自己的幫手，日本小嘍囉犯的縱是史無先例的罪，牠也得鼓勵牠，爲牠壯一壯胆。

不久，我們看到隆美爾在北非吃敗仗，阿敏將軍指揮着他的部下向盟軍投降。雖然戈培爾爲了掩飾失敗製造了一大套謊話欺騙德國人民，希特

勒的敗狀，牠的小嘍囉們總是看得清的。所以，羅斯福總統的特使戴維斯到了莫斯科，東京也就過分的感到驚慌。牠於是不得不對蘇聯放出「恫嚇」廣播。一方面想藉此討好希特勒，表示牠並不忘恩，一方面也可以爲自己定一下心。然而，東京這一着，實際並不聰明，牠祇一心想到把臉朝着希特勒獻媚，忘記佐藤還在蘇聯進花言巧語。牠的所謂「閃電的打擊」，不是打擊蘇聯，而是打擊佐藤，使佐藤着難。

我們知道第一個喊「閃擊」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的傳聲筒戈培爾。今天希特勒和戈培爾的辭彙裏我們已經看不見「閃擊」這類字眼了。爲什麼牠們向人誇耀的「閃擊」，在牠們的辭彙裏面竟被摒棄，這原因是對蘇聯是背信棄義第一着就遭到了打擊，覺得再喊，聲音不如先前動聽，祇好讓給小嘍囉來呼喝。雖然小嘍囉喊的聲音很軟弱，究竟還可以張張聲勢。不

過，東京這次喊「閃擊」看錯了對象，牠不問問希特勒爲什麼要把「閃擊」交給牠來喊。

東京對蘇聯的廣播，雖然是做的恫嚇的口吻，而語音却聽得出來是在顫抖。因爲牠日夜恐懼的西伯利亞眼睜睜的就要成爲盟國空軍的「上格拉」了。牠不得不面臨着熾滅展一番虛勁。可是，牠連夢想也沒有想到，阿圖島的鬼魂還沒有招還，在宜昌的中國軍隊又爲牠添了四千以上的新鬼。牠所害怕的西北利亞還沒有成爲「上格拉」，自己依靠爲命脈的三十一架戰鬥機又作了中國的空軍和美國的空軍的活靶。

東京廣播恫嚇蘇聯。蘇聯並沒有受恫嚇；日本劍子手倒自己萬分惶恐的四處向人磕頭了。有一個小報曾經發出這樣的問話：東條忙的什麼？我的回答是：磕頭。

民國卅二年六月一日

翼下的黃昏

楊隊長站在紅白旗下面，兩手叉

在腰間，陽光俯射着他的背影，和「

T」字布成了四十五度的角度，紅白

旗的倒影，輕輕地吻着地面青嫩的草

芽。我們坐在兩排板凳上，在討論着

今天飛行的經過：

「假設今天你是該機，我寧可以

把你擊落！」

「不見得。」

「不見得！我會第三次咬住你的

尾巴！」

「可是你的飛機變了一次螺旋。」

「當飛機沒有變螺旋之前，我準

可以把你擊落！」

在每一次戰鬥演習飛行後，總可

以聽到這樣爭論的話語。那種好勝而

不屈服的心裏，以及那種熱誠勇敢的

態度，好像是很固執的，在把握任何

虛必然的勝利！

明媚的春光，照得每個人的臉頰

都殷紅起來，楊隊長常常昂視這片碧

藍的晴空。舉手揉揉他鬍鬚的鬍子，

正在欣賞那美麗的春光。是的，在出

城裏，祇有春天才能見到這好的景

氣。

他走了過來，用命令式的口吻說

「鷓同志！」

「有！」

「你把那架P×××號飛機檢

查一下。」

「飛行嗎？」

「你猜好不好？」

「好的！」

「準備飛高空。」

「單機嗎？」

「是的。」

「飛多高？」

「二萬四千呎檢查氧氣裏的氧氣

是否充足，注意空域，不要迷失方向

！」

我點點頭，扣整自己飛行的服裝

，背上地圖，走向機線上去，和機

械同志們一起檢查飛機。飛機一切都

是妥善的，氧氣瓶也蓄滿了氧氣，於

是把使用氧氣的面罩戴好，發動機已

經發動起來了！我握着單機，向着廣

闊的高空裏飛去，暫時離開了我那親

熱的家——機場。

橫過了山脈，游在岷江的上空。

江水和鏡一般明亮，陽光從後側上方

射進座艙裏來，儀器板上許多指針，

都在輕輕跳動着，偶爾機身上會發出

一線奪目的強光，前面螺旋槳閃耀着

的光圈，轉開了激烈而動盪的寒流，

發動機奏出的聲音，像駿馬的嘶聲一

般地吼着！機頭放在天地線的上空，

加上數十轉油門，保持着優越上昇的

速度，昇降速度表上的指針，已經按

在×××的數字上了！爬呀！向着廣

闊無邊的太空裏飛。

高度表上的指針，移動到一萬五

千呎，機頭對正西方，越出盆地而沿

住大雪山脈，向西南迴繞，遠遠現出

一片雲海，太陽從雲隙間透露黃金色

的燦光，寒流陣陣從頭擦過，身上

感到有點寒凍起來！但是，心裏還留

着個「二萬四千呎」的熱望！爬啊

，沉着地向上面爬。雲線又衝出了山

脈，接着又見到橙黃色往返曲折的岷

江；回首去看看，那尾翼下的太陽，

快要接近高山了！高度表的指示是一

萬八千呎，現在我該用氧氣了！扭開

雲 鷓

氣瓶的塞子，而無氣壓力表上的指示，正在「5」的數字上，於是再繼續向上面飛行，將要靠近二萬呎的空層；本氣密度是稀薄的，身上雖然穿起很厚的皮衣，但是脈膊的跳動；心臟，肌肉，全身的感覺，都顯然和地面生活不同，尤其是精神與注意力的支配，較之地面要遲鈍得多，我想，這也許還沒有習慣高空生活的現象吧！發動機的轉數，沒有減退，可是上昇的速度緩慢起來，方向舵和駕駛桿的操作很輕鬆，而動作也很靈活。身上雖然感到有點不舒適，然而倒沒有驚奇退縮和恐懼的心理，因為在高空裏的環境，是多麼輕鬆而皓潔！翼下的黃昏，像烘爐裏的火鏟；閃耀着燈煌的光，和熱的愛！從這廣大無限的洪爐中，透過許多艱難勞苦創造和鬥爭！鍛鍊出許多純潔的好漢！翼下的黃昏，你看，墨綠的山，銀色的河，青黃的田園；灰褐色的村莊；它躲藏着多少人正在戀念的家。翼緣掠過的地方，我好像懷抱着一幅非常優美的圖畫！於是我在找尋，要從這幅優美的圖畫裏，找着我那可愛的家！然而不可能，我明白，我底家還在萬里之外，在烽火濃煙中，在野獸鐵蹄的踐踏之下，也許已經變成了荒墟，掘成了獸羣的窟穴，不過我還希望，能夠在獸穴的旁邊，拾回那些殘遺的白骨，因為那些白骨，曾經賜給我無限單純的慈愛！我想，總有一天，翼下的黃昏，會展露在殘遺未葬的白骨的上面，讓火舌穿透了獸羣的心窩；拔下那些破舊的旗幟，在白骨的前面焚化！把勝利，從翼下帶了回來；那時，也許不是黃昏而是黎明時候了！

在平穩的空層中，觸景生情，我產生了無窮的懷念，有時我會感到欣慰，對住儀器玻璃上自己的反影而微笑！有時我會爲了氣憤而傲視無際的太空！

馬達突然穿過了一團乳白的浮雲，座艙滑過濃厚的白烟，前面大地線已看不見了！我好像藏在棉花堆裏，四週都是白的，頓時就想起了『忘在雲裏飛行』的教訓，立刻推點機頭，翼下又是美麗的大地，雲在頭頂上飄遊，我看高度表，已經是二萬五千呎！這時，我感到太愉快了！

落日漸漸靠近山端，回轉機頭，橫斷岷江，陽光已在後窗，對住機場方向飛回。我想，高空是我們決戰的

戰場，現在我不是已經在高空裏飛行嗎？於是我就開始想象，假設前面飛來幾架敵機，立刻就展開一場劇烈的戰鬥，是多麼痛快的事啊！

黃昏了，地面起了模糊的霧霞，我關了油門，對正機場衝下，降到低空，繞着機場飛了兩週，恢復正常的視線和「飛行感覺」後，安全回到我那親熱的家。

把飛機滑回「T」字布旁邊，楊隊長還站在紅白旗的下面，手上拿着紅白旗，交叉着高高地舉起。我把飛機滑回停機線，關了車，除去氣面罩，跨出座艙，耳膜發出幾陣刺痛！但是從高空裏帶回無限欣感的心情，和翼下的黃昏底非常優美景色的記憶！

穿着笨重的高空飛行衣，拖着緩慢的步子，微笑着走向「T」字布，楊隊長仍然是叉着腰，面上露出和藹的笑容，問道：「飛了多高？」

- 「二萬五千呎。」
- 「用氣嗎？」
- 「一萬八千呎開始用。」
- 「發動機怎樣？」
- 「良好。」
- 「好的，再次下可以飛高一點！」

你去休息吧！」
 鐵鳥無聲而整齊地在停機線上歇息了！機場上的空氣沉靜起來，太陽歸宿到西方去了！一羣嘻嘻哈哈的人

影，坐在卡車上，呼……呼……呼……
 沿着場邊的跑道，開到河邊的草屋，小狼狗「哈利」早就蹲在門口搖着尾巴。「哈利，哈利！」我叫牠兩聲，

牠馴服地跑過來，跟着主人走進寢室。推開房門，一陣玫瑰花的清香，撲進鼻孔，心裏好像服了愉快劑，把整天工作的疲意完全驅散了。

你們

——獻給滑翔隊的女友

你們，滑翔隊的女友們；

黑夜裏劃亮的洋火！

婦女向前的路燈！

你們是女人頭上的王冠，

你們是女人反抗的聲音，

誰說呢，「女人只能是女人」。

歷史的記載，

你們添寫「女人上天」的飛行，

啊，你們，新來的一羣，

引女人出廚房，

引女人到天空。

向女人播種光榮的種子，

使有工作的地方就有女人，

使有快樂的地方就有女人。

母親驕傲有女兒是你們！

女人誇耀有女人是你們！

慈祥的老人臉，

用笑顏向你們；

光潤的年輕臉，

用羨慕向你們。

你們，時代的驕子啊！

滑翔隊的女友們。

藍庭彬



及菊子

(二續)

血軍

四

春天過去了，跟着來的便是炎熱的夏天。

馬夫人羅曼秋女士，照料好了小莉安靜的睡去之後，

少羽還在書房裏糊製一架模型雙翼機，他很專心的用油刷蘸起「豆腐油」(DOP)來塗在白色的薄綫上，又把薄綫裹在模型機的骨架上。

「少羽，來睡覺吧，時候很晚了！」馬夫人在房裏喊着，尖細的音調裏，伴着慈愛的語詢。

「媽，我還不困哩！來看吧！媽！我的飛機都快造好了，只有昇降舵沒有蒙布了！」他一面說一面忙用自己沾

滿了「豆腐油」的小手，在眼角上揉了一遍。

「擱着明天作吧！不然睡覺太晚明天會頭昏的！」

「不！媽！明晨妹妹會來打擾我的！」

「……」

直到壁鐘滴過了十下，少羽作好了自己的模型機，很

滿意的自己反覆看了很久，才很得意的到馬夫人面前驕氣的說着，比着，他確實興奮得沒有瞌睡了：

「媽，我這架飛機，就同爸爸所製的那架一樣的，你看肥！媽，是不是，爸爸由這裏爬進去坐着，還攆保險索，然後開油門，嗚……這樣的就飛起來了，媽，你說是不是呀？」

「唔……」她沒有多的答語，聽完孩子的話，好像一枝鋒利的劍，刺戳着他的心窩。

終於，少羽獨個兒興奮到十點半鐘才睡去，而且把他

的模型機，小心的放在自己的枕邊，深怕明晨醒來太遲被

頑皮的妹妹拿去了。

樓房裏熄滅了燈光，街上傳來三下梆聲。

少羽睡着了，馬夫人却興奮起來，孩子的話語，像一

聲駭人的霹靂，逐去了她的睡意，無窮盡的思想，不停的

在腦海裏迴旋。

她爬起來，走出耳房，廳堂裏很黑暗，由窗門外射進

來微弱的星光，室內呈現着一片淒涼，

她開了最近廳壁的一盞電燈，慘白的燈光，照射着正

壁上掛着一張放大的人頭像，那是一個戴着平頂大綠的空

軍軍帽的中年人，捺黑的遮陽緣裏，隱藏着一對精明的眼

請。在左側的壁上，另外掛着一張全身像，是這中年人站在一架雙翼機的前面，寬闊的額下是兩道濃黑的眉毛，肩膊是寬寬的，好像他那寬大的肩膊，可以担起任何沉重的担子一樣，他穿着全副的飛行服裝，晶瑩而微笑的眸子，卻望着迎面射來的光明，他是多麼自得的啊！在這庸庸的人們當中，有幾多能聘馳在長空裏呢？

他是羅曼秋女士的丈夫，已經殉職了的馬振鵬隊長，馬夫人在這像前的茶几旁邊，伴着几上那只有二呎半高的紫色花瓶中插着的雜色花朵怔住了，她聽不見少羽和小莉的聲息，嗅不到瓶中花朵的香氣了。

她用潤濕的眼睛看一看正中的那張像片，又轉頭去看左側壁上的那張相片，回聲像閃電一般的在她腦海裏明亮起來，她想到剛才少羽說的：

「……爸爸這樣的飛進去坐着，還帶着保險傘，然後開油門，嗚……」

她想着，看着，像片上的馬振鵬隊長好像活動起來了；但是，當她拭乾了淚水時，像片仍然是像片，並不會動作。

是的，他永遠不會說話了，他已經死了，在祖國的領空上與敵人戰鬥而死了；三個月前一個晴明的日子，程少羽長向馬夫人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隊長得到了命令之後，他在當天晚上就單機去偵察，誰知他剛到達上海時，就被許多枝由敵艦土射來的探照燈捉住了，他連轉機迴避那強烈的光線的炫惑，可是花了好幾十分鐘都沒有成功，他的高度逐漸降低到二千呎左右了。但是他仍然想平飛脫離，不幸得很，敵艦上的高射砲轉住他打，終於飛機的左面油箱被中彈

起火，因此隊長飛出座艙來跳保險傘，誰知——誰知保險傘還沒有張開，隊長的身子已經着地了。因此我們隊長就這樣的殉職了……」

曼秋女士同馬振鵬隊長是在美國一個飛行表演大會中結識的，他是一個秀目鬚眉的青年，結實的胸脯上，貼着標目的飛鷹，有着溫雅的舉止，和藹的談吐，他正是飛行界學生中之一員，他的淵熟的技术使人驚訝，他的有遠見的談吐更使人欽佩。

後來他與她之間發生了愛情。當曼秋女士大學畢業後他們一同歸國結了婚。

曼秋女士不斷的回想着，她忘記了時間的飛馳，街上已掃過了五下拂曉；她還是像木鷄似的立在花瓶的前面，不住的淌着無盡的眼淚。

五

少羽今年是十五歲了，是上海一所初級中學的高才生。馬夫人則在一個教會學校裏担任了幾個月的外國語

時光洗去了她腦海裏悲苦的記憶，歲月在她的臉上劃了幾條細淺的皺紋。她除了在寂寞得可怕的時候，向着馬隊長的遺像祈求良心上的安慰之外，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在少羽同小莉的身上。可是每當一羣飛機由她的頭頂掠過的時候，她就會連想到馬隊長在生時的一切。

有好幾次她在馬隊長殉職的日期，給少羽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少羽兒：今天是你爸爸被日本人殺死的日期

不覺已經幾年了，你應當在上帝的面前，虔誠的祈禱，賜給我們的力量，使我們能打败世界上的強暴。你要努力學習與鍛鍊體格，以備將來繼續你爸爸的遺志，祖國的空軍正等待着你的。爲了替你爸爸報仇和繼承他那偉大的志願，你更當努力的準備，不要把殺父之仇忘記了，也不要把悲傷的聲音，和眼淚讓任何人聽見或看見，那是無恥的懦弱，你只有不斷的埋頭前進……」

三年以來，少羽在學校得了六次徑賽冠軍，三個游泳勝利的勳章，和一個銀杯兩個小銀盾，這都是他體格訓練的成績；每當他把這些榮譽的消息和照片寄給馬夫人的時候，她會歡喜得多喝兩杯咖啡，甚至高興得唱起讚美詩來。

除了這些運動的錦標以外，他還有一次意外的受獎，那便是他隨時都扣在船形帽上，或襯衣或西裝領上的那一只金質的聖十字架。

當他十六歲的生期時，正是春假期間，他決定由上海回家去，要在甜美的家鄉裏渡過了第十六度的寶貴生日；同時他還希望和他從小一塊長大的朋友，同住在一個中學女生部的小姐——朱珠，一道回家鄉去。於是，在一個春意濃厚的黎明，她們一塊兒踏上京杭國道向着家鄉馳去了。

他和她同乘着一架老舊的摩托卡，朱珠坐在座艙內，少羽駕駛着，在不闊的公路上馳着。充滿了碧綠和濃香的江南，他們並沒有心情去玩味，讓一遍萬紫千紅的景象飛逝在腦後。

幾年前，馬振驤隊長駕着這架摩托卡，送着少羽到學

校去，也好幾次送少羽同朱珠一塊兒去看着戲或是上咖啡店，那是多麼時新的新型摩托卡啊！少羽和朱珠，他們都還是一對八九歲的小把戲。他還記得她常常穿着一件朱紅色的襪衣和短裙，跟着她媽媽和馬夫人在一塊兒玩，合唱着「打東洋」或者喊着：

「馬哥哥！等我一會……」或者向她媽媽告訴着：「媽媽！馬哥哥同我爭坐位……」

可是，現在不然了，她却漸漸的帶着一種少女特有的神秘和譚忌，差不多除了例假之外，很少見到她同他會過面，甚至有時一兩個禮拜都不願意見到他一次，好幾年來從沒有聽到她再天真地喊着：「馬哥哥！」這顯然她已經變得太多了。在每次運動會當中，她那好說好笑的嘴裏，從沒有叫過一聲「馬少羽加油」一類的話句，反而跟着別人吼叫着，狂笑着，但是她見到了少羽第一個跑到，或者在人羣中聽到很多人給與少羽無盡的讚美的時候，她內心裏覺有一陣說不盡的高興同愉快，莫明其妙的好像有什麼東西發她佔有似的，覺着非常驕傲。

一架老舊的摩托卡在公路上繼續的飛馳着

「少羽，你不可以開慢一點嗎？」
朱珠用着泰然的聲音，在座艙內向他問着，她那晶瑩的眼睛裏充滿了多情的微笑，幾絲頑皮的頭髮，伸出她那油綠色的頭巾外，被急馳着的摩托卡所攪動的狂風，把他拉在空中肆意的飛舞。

「怎麼樣？你覺得有些煩嗎？」
「不是……」

「我真恨不得要像鳥一般，一展翅就回到家裏，所以

我開得快點。」少羽自然的減小了油門，同時由風鏡裏回視她微笑的眼光。

「唔……」她歇一會又繼續的談着：「哦！你看這些樹木多麼美麗啊！春天真好！」

「真好，家鄉的春天更好！」

「……」

他繼續的駕駛着車子前進，沒有同她談更多的話；避過一輛黑亮的汽車，又是一輛黃色的來了，一輛，兩輛……

他沒有注意到朱珠投給他許多什麼樣的眼光。

車子一直駛到一聚白牆中對開的朱紅色的雙扇門側。

他跨出座艙來，不及帶去滿圓的塵土和卸掉頭巾，她

像很有計劃的在自己手帕裏取出一隻粉紅色的信封來，趁

着彼此家的門口都沒有別的人，趁着泰然的態度走到少羽

的身旁，他正在用手巾擦着剛才卸去了風鏡的眼睛。

「少羽，老朋友，謝謝你，請你恕我不能喝你的壽酒，再見吧！」

她把那封信很魯莽的插進少羽胸前的荷包裏後，便轉

身向着對面自己家的門口匆匆的走去，他驚異的目光送着

她那穿着紫紅色皮短衣的背影消逝在她家的門裏。

他從袋裏取出那隻信封來，上面是玫瑰色的墨水寫着

「敬獻給

少羽老友存念！」

他急忙的折開那信封，一隻聖十字架便隨着玫瑰色的

字跡同時呈現在的眼裏，信箋上幾行窈窕的字跡寫着：

「少羽！我想稱你一聲親愛的；但是，我是多麼害怕啊：我害怕遭到你的厭棄，我將我聖潔的愛，寄在主的聖十字架上，虔誠的獻給你，當作你十六壽辰的一點禮品吧！弄薄了，請你原諒我，不要給我失望吧，祝福你，上帝保佑我啊！」

在旁邊另外又寫了一行字，那是說明她後天不能和他

一塊兒回學校，她要自己趁火車去，叫他不要再等。

他頓時覺得頭腦有些發昏，他像是在作一個蔷薇色的

夢，又像是在看一部愛情的影片，他呆住了，他幾乎停止

了呼吸的呆立着！聖十字架晶體的鎖在他的手中，向他閃

著微笑的光芒；他見不到一切的景象！聽不到街上的行人

和車輛的喧囂，幻想使他投入了另一個世界。

「少羽！」

在他耳邊猛然閃過一聲尖音，像是晴天的霹靂一般，

把他由夢中驚醒來。

「你在幹嗎？」馬夫人由朱紅門內愉快的走出來。

「……」他忙把信紙和聖十字架放進胸前的袋裏，馬

上裝着正常的狀態，但是一時找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話。

「快進來吧！孩子！你在想些什麼？」

「哦！媽，我回來了！」

「……」

從此以後，少羽的胸前或帽上，總是掛着這個金質的

聖十字架，在他感到寂寞的時候，牠給他無限的安慰；

理想，緊緊的抓住了他的靈魂，麻痺着他的靈魂，好像自

己的影子一樣的追隨着他。

投放空軍的年齡標準

軍官生 十八歲至二十三歲
軍士生 十七歲至二十二歲

大眾航空

五卷六期目錄

漫談飛機速度·····	朱廷樞
飛機怎樣駕駛·····	血軍
汽化室與混合氣的濃度·····	火星
輕航空器進化小史·····	梅雨
注意延期性炸彈·····	文波
和甜菜上的象鼻虫奮鬥·····	薛銓生譯
機場旅行記(續)·····	張心白
航空常識問答(續)·····	陶魯書
重慶跳傘塔·····	岫峯
滑翔機駕駛法(續)·····	大生
轉 捩(雛鷹習作選)·····	時少敏
成都第一屆模型月賽·····	襄
封面說明 小信箱	

免攷！免攷！！攷免!!!

凡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入學試驗及入伍，進入空軍軍士學校：

- 一、憲兵軍士連教導團畢業之士兵。
- 二、初中畢業後，曾在各陸軍幹訓班受訓滿六個月者。
- 三、初中畢業後，曾任文書、軍需、軍醫、特務等軍士者。
- 四、初中畢業後，曾在各省警士訓練班畢業者。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原稿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西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五四二號)